

# 农民阶层分化的唯物史观透视及当代启示

薛晴, 任婉雨

(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4)

[摘要]当前农民阶层分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此展开研究的却为数不多,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蕴含着丰富的阶层分析内容,揭示出阶层与阶级的关系,认为阶层属于阶级内部的不同层次,中间阶层是稳定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排斥阶层分析方法,相反却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对人类社会阶级状况进行双重考察。其始终是指导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基本依据,一方面要从理论维度上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认识农民阶层分化实质的“总开关”,另一方面要从实践维度上引导农民突破阶级二重性,使其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朝着合理的方向转化。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和切实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两方面着手,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创新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农民阶层分化;唯物史观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4.03.007

[中图分类号]D42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4)03-0051-07

随着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演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阶级阶层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引发学界关注,并形成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此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视角下剖析当代农民阶层分化问题,一则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二则为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寻找理论依据,以引导其向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农民阶层分化是乡村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深入而日渐进入学术视野的。以“农民阶层分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截至2024年4月也只有337条结果,且研究视角比较分散。如裴新伟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对农村社会整合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作出研究分析<sup>[1]</sup>,严振书从宏观社会学角度归纳总结了社会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所呈现出来的四个方面特征<sup>[2]</sup>,印子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对农村日常生活呈现的区隔化状态展开研究<sup>[3]</sup>,许恒周从管理学角度对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影响作出实证分析<sup>[4]</sup>,杨华则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学视角关注了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影响<sup>[5]</sup>,等等。多学科分散研究的现状,一方面说明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较强,能够以敏锐的视角去捕捉当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

展变迁的焦点问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系统性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的较为分散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支撑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农民阶层分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缺乏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理性论证,亟待提高具有较强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支撑力的基础性理论研究的深度。

##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论争性探讨

阶级阶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sup>[6]</sup>《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是体现了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及运用它认识社会历史的关键作用,才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社会革命的原理,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阶级阶层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此外,从《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经典著作中,都不难看

[投稿日期]2024-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7BKS061)

[作者简介]薛晴(1972-),女,河北邯郸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出阶级阶层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时,就有人强烈反对阶级理论,如德国作家海因岑就曾嘲笑马克思主义者“玩弄阶级和阶级斗争”<sup>[7]</sup>。今日,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后,具有对抗性特征的阶级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即受到质疑和批评,常见的主要有过时说、消亡说、取代说三种。

一是过时说。该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使那种无产阶级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事情成为时代的错误”,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和阶级话语已不再适用于解释社会和用于学术研究了,必须抛弃“过时”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sup>[8]</sup>

二是消亡说。该观点认为多元化、个体化是当今社会的重要标志,阶级作为代表某种特殊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社会集团(群体),正在走向解体和消亡,“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sup>[9]</sup>。

三是质疑观。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马克思阶级理论在西方学界受到质疑和批判,西方学者主要从基本概念、政治实践、方法论三个层面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发起挑战。<sup>[10]</sup>

虽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遭到一些质疑和诘难,但它并没有被“证伪”。相反,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理论和现实层面给予了有力回击,并挖掘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丰富的阶层思想。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还有存在于两大基本阶级划分基础上不同的社会阶层。”<sup>[11]</sup>戚杰强认为,马克思阶级阶层理论“为看待历史事件提供了主客统一方法,为分析历史发展提供了阶级视角,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sup>[12]</sup>。美国学者威廉·I.罗宾逊认为,西方不等于全世界,全球化“是由竞争和阶级斗争、降低劳动和其他‘因素’的成本使利润最大化的趋势推动的”,是一种“全新的资本-劳动关系”。<sup>[13]</sup>当前,人类社会仍旧处在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及蕴含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sup>[14]</sup>，“抛弃阶级斗争理论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必然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sup>[15]</sup>。何况,“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非单纯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包含丰富而科学的社会分层思想,其阶级、阶层分析法是解读阶级社会及带有阶级性社会历史现象的

主导线索和根本方法”<sup>[16]</sup>。

##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中的阶层分析观点

### (一) 阶层属于阶级内部的特殊层次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sup>[17]272-273</sup>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指的“阶层”属于阶级内部的“多种多样的层次”,而这里的“层次”,更多的是指阶级内部的“同质异象性”,即生产关系一致的阶级可以按照不同标准细化,分类为若干个明显不同的层次。这说明,阶层的概念源自阶级,阶级的分层即形成阶层,这体现出人们在生产关系基本一致基础上的某些多样性和复杂性。与阶级概念不同,阶层概念不仅要考察其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还要结合“劳动方式、收入方式和收入水平等比较具体的经济因素,有时也可能参考其他的社会因素”<sup>[18]</sup>,才能形成较为细化的阶层划分标准。同时,阶级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一般多用于分析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关系,而阶层分析则主要揭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社会群体发展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且阶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必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渐消失。阶层则不然,它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必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论题。

马克思曾分析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拥有资本的量为标准把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用列举法把大资产阶级分成三类: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sup>[19]50-51</sup>,又把小资产阶级分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又以拥有农田和雇佣工人的多少把农民阶级分成富裕农民(德国称大农和中农)、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农业工人四个层次。<sup>[6]357-358</sup>对无产阶级的分层标准,马克思以报酬多少为标准,将工人阶级分为“‘工人贵族’阶层”<sup>[20]</sup>和“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sup>[21]754</sup>。“分界线的划分不仅仅是工资,它是被划在包括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内的现役工人间的。”<sup>[19]64</sup>“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在工人自己中间造

成了等级的划分。”<sup>[21]417</sup>那也可以是由技能衍生的工人的阶层分化。根据技能的熟练程度,还可以“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sup>[21]425</sup>。马克思所开创的科学意义上的阶级阶层分析法,为我们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及带有阶级性的社会历史现象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许多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光辉典范。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有效地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革命首要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21世纪,江泽民同志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新变化,成功实现了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根本转变,科学而务实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汇聚起新生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成为党治国理政高度关注的重要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的社会阶层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切入口和着力点。这些重要论述为汇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磅礴力量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反复验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科学性。

## (二) 中间阶层的动态变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论述:“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6]32</sup>这一论述直接阐明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根本特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这是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抽象分析,但阶级结构并非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在现实社会实践中,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而且几乎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sup>[17]272-273</sup>即便是在具有高度的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英国,“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sup>[22]1001</sup>。这里“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即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体构成的阶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并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作静态分析,对现实中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动态变化更是其考察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其构成主体都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也必然随之而变化。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孕育于封建等级社会,“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sup>[6]32</sup>。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时期,农民和处于封建贵族压迫之下且相对于乡村农民和农奴又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城关市民”一起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中间阶层。然而,“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sup>[23]</sup>。但是孕育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无法改变阶级对立的局面,只能用新的阶级构成取代旧的阶级构成。“大工业建立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sup>[6]32-33</sup>。除此之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的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sup>[24]</sup>,这构成了资本主义早期的中间阶层。然而,“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sup>[21]439</sup>。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重新调整,社会各阶层也将再次因之实现转变。由于资本具有天生的集中特性,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原来居于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随之锐减,继而崛起经营管理者阶层,小资产阶级很快就失去了“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被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的监工和雇员取代”<sup>[6]56</sup>。

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变动规律及其影响的论述,并没有否定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依据划分阶级这一基本前提,而是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多元标准,既对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中间阶层进行划分和定位,也对作为总体的中间阶层内部进行更为具体的层次划分。这说明中间阶层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而是高度社会化的人类群体结构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并将之运用于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阶

层结构变迁呈现出的新特点,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阶层分析法与阶级分析法相行不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五十二章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sup>[22]1001</sup> 表明马克思一贯坚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但这是否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者说经济条件就是唯一的或全部的标准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sup>[6]566-567</sup>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阶级划分除经济条件外,还有生活方式、基于利益的同一性、教育程度等因素,他们也把阶级划分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阶级划分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经济条件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阶级状况时,并没有排斥运用阶层分析法,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双重考察。就像马克思所提出的“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sup>[22]1002</sup>。阶层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并行不悖,既阐明了阶级社会中两大基本阶级对立的实质及其演变规律,又分析了同一阶级内部其他非本质差异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从而对社会为什么和怎么样区分阶级、同一阶级内部又为什么和怎么样区分为若干阶层的问题给予了透彻的说明”<sup>[25]</sup>。

##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揭示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的依据

### (一) 理论依据:揭示农民阶层分化现象的实质

为了深入阐述这个问题,有必要对阶级与阶层的关系加以分析。前述已经表明,阶层源于阶级,两者虽然含义相近,但性质却截然不同。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sup>[17]252</sup> 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才出现的。恩格斯在《反社

林论》中进一步指出:“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sup>[26]</sup> 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阶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经济范畴,其实质是生产关系,反映的是私有制社会或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阶级分析法的必然选择。阶层从属于阶级,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阶层是阶级的进一步细化,阶级是阶层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不能用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任何撇开阶级来谈阶层的观点与思维,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观点”<sup>[27]</sup>。

然而,当前关于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研究,多热衷于使用西方社会阶层理论和阶层分析方法,有意或无意地回避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和阶层分析方法,以职业、收入等某种社会现象为标准划分农民阶层,这样只能是用一种社会现象去说明另一种社会现象,虽然也能解释和分析不少社会问题,但同时也必将面临这样一个理论困境或理论难题,即职业差异和收入差距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仍需深入研究,怎么去揭示另一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实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用一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去分析和解释另一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思维和方法,不是科学且合理的理论进路,得出的结果也必然不能真正揭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更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和阶层分析方法认为,职业差异和收入差距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但发展还不充足的表现,也是“商品经济社会或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与历史副产品”<sup>[27]</sup>,阶层分化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揭示该问题的实质,还需要准确把握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二) 实践依据:引导农民突破阶级二重性

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农民在阶级属性方面存在阶级和非阶级的二重性问题。就其阶级性而言,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其非阶级性而言,是“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且“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sup>[6]567</sup>,“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sup>[6]570</sup>。毛泽东在承认农民具有阶级二

重性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农民具有革命性和落后性双重特性,就其革命性而言,充分发挥着革命主力军作用;就其落后性而言,则是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小农思想意识一起突破发展了马克思农民阶级二重性理论。这一创新型论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并采取具体措施改造农民的落后性,建立起牢固的工农联盟,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

时至今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的关键。但农民的阶级二重性并没有完全消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小农思想意识以及农民文化素质低、落后散漫等特性,既是制约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因素,也是束缚农民阶层良性分化的桎梏。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乡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阶层的分化也处于转型阶段,表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特征。<sup>[28]</sup>比如普遍存在的城乡“两栖”农民现象,说明分化中的农民依然与乡村和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极易导致“阶层回流”,不利于农民阶层良性分化。马克思主义农民阶级二重性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才能动摇立于此基础之上的小农意识和落后散漫的思想观念;同时辅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手段改造农民,才能真正加速农民阶层分化的速度,并有力促进农民阶层分化和良性发展。

#### 四、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影响

##### (一) 揭示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各种现象的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sup>[29]</sup>。曾几何时,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急剧分化的国内社会阶层现象,学界不约而同地求教于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忽视乃至无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中的阶层分析思想。把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简化为阶级斗争,源自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阐释日渐式微,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当代价值被遮蔽。诚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深重的内乱,但是我们不能将之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混淆起来,

“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阶级阶层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某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的现实时效性有所下降,但其理论内核并未失效,其逻辑路径和阐释视角在当代依然熠熠生辉,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

具体到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彰显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指导意义。一是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决定着我們研究农民阶层分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sup>[30]</sup>“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31]</sup>农民阶级是党执政的最主要的群众基础,研究农民阶层分化,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二是根本目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农民阶层分化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追求阶层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更不是为了扩大贫富差距和加剧不平等,而在于追求各阶层之间的协调与包容,让农民更多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基本范式。马克思关于农民阶层有两种范式:阶层结构和阶层构成,可以通过马克思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德法农民问题》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说明。从阶层结构视角看,马克思所说的农民是指农村居民;从阶层构成角度看,马克思则依据土地占有量的多少把德国农民区分为富裕农民(大农和中农)、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农业工人。<sup>[6]358</sup>这里,土地占有量的多少实际上是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这为划分农民阶层提供了基础依据。

##### (二)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亟须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转变。与之相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原有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出现了明显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若干利益群体日渐形成。就农民阶级而言,已实现了从“一个阶级”到“多个阶层”的历史演变。上述这些变化呼唤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当代解读。当前,不少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都隐含了这样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从冲突的角度研究社会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从功能角度研究社会的。乡村振兴时代需要的是调和矛盾、整合资源,而不是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所

以,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更具有解读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时效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片面狭隘理解,必定缩小了研究视角,降低了解读力度,很难使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焕发和保持生命力。为此,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并切实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层分析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以突破当前的狭隘认知。

此外,挖掘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特别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的认识,强调从生产分工领域解读我国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变迁,重视资源占有和机会获得的方法,澄清人们对阶级分工和社会一般分工、劳动者和私有者、雇佣和剥削等问题的模糊认识,为正确分析新时期农民阶层变化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与借鉴相结合,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中的阶层思想,同时也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成果,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向阶层分析为主的转换。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多从功能角度出发,侧重从“财富、权力、声望”等表层结构分析社会阶层变化,而马克思主义阶层分析观点则着重从经济层面出发,从深层结构分析社会阶层变化。所以,两者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实际上在如何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问题上,又有诸多相融之处。

概而言之,揭示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需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我国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也许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在农民阶层分化问题上还存在缺位现象,但理论丰富本身就是一个学术与实践互促共进的问题,它既需要学术纵向挖掘深度,更需要实践横向拓展宽度,纵横交错、深宽结合,才能切中现象的本质。因此,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为视角解读我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并深入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和学术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相一致的,既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博大精深,也真正表达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并深化乡村社会结构改革,促进我国农民阶层良性分化。

#### 参考文献

[1] 裴新伟. 新时代西部农村社会整合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背景的审思[J]. 农业经济, 2022, (1): 70-72.

- [2] 严振书.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J].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12, (2): 102-106.
- [3] 印子.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江农村调查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 (7): 68-74.
- [4] 许恒周.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J]. 中州学刊, 2011, (4): 75-78.
- [5] 杨华. 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新挑战[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1, (6): 40-45.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李崇富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16.
- [8] 姜辉. 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4): 39-54.
- [9]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122.
- [10] 唐爱军. 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境遇[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 (2): 56-63.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562.
- [12] 戚杰强.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 人民论坛, 2019, (29): 120-121.
- [13] 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 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3.
- [14]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83.
- [15] 周新城.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1, 2(3): 25-37.
- [16] 何东亚, 张雯琪.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当代解读与运用[J]. 学习论坛, 2018, (4): 74-79.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8] 朱光磊.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3.
- [19] 渡边雅男.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M]. 李晓魁,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20] 韦建桦.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5.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75.
- [25] 张兴茂.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兼论“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J]. 社会主义研究, 2008, (2): 23-29.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9.
- [27] 戴圣鹏. 论马克思阶级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与实践价值[J]. 教学与研究, 2017, (5): 36-41.
- [28] 薛晴, 陈会谦. 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有何特点, 如何引导[J]. 人民论坛, 2016, (30): 74-75.
- [29] 列宁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27.
- [30] 刘世军. 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EB/OL]. (2014-06-30) [2024-04-15]. <https://www.whb.cn/zhuzhan/guandian/20140630/9210.html>.
- [3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党建, 2016, (7): 4-11.

[责任编辑 李瑞萍]

## Materiali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easantry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XUE Qing, REN Wanyu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peasantry stratum has been an indisputable fact, which, however, is rarely studied via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view of Marxism. The Marxist theory of classes and stratum contains rich content of stratum analysis, and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and stratum. It holds that strata belongs to different levels within a class, and the middle stratum is the main force to stabiliz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um. The Marxist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does not exclude stratum analysis. On the contrary, it combines the two to make a double investigation of the status of human social class. This is always the basic basis for guid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easantry strata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gras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is the “master switch”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is phenomenon; on the other hand, peasants should be guided to break through the duality of class from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so that their class attributes and social identity can be transformed in a reasonable dir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easant class theory of Marxism. This paper aim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one is delving into Marxist thoughts on peasants, and the other is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solve real-world problems with the method of Marxist class analysis.

**Key Words:** Marxist class and stratum theory; the Chinese peasantry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